

● 诸子百家智慧宝库

强者哲学

——
韩非的智慧



四川教育出版社

B226.55/2

强者哲学

——韩非的智慧

屈小强 著

● 诸子百家智慧宝库

四川教育出版社
1996·成都

(川) 新登字005 号

策 划：孙旭军

责任编辑：何 杨

封面设计：文 成

插 图：陈 荣

● 诸子百家智慧宝库 ●

强者哲学——韩非的智慧

屈小强 著

四川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成都盐道街3号）

绵竹教育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张8.125 插页4 字数160千

1996年11月第1版

1996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册

ISBN7-5408-3033-6/B·9

定价：9.75元

目 录

一、得鱼忘筌，孤愤难已 (1)

(一) 空赍报国志 (3)

(二) 相见恨晚情 (7)

(三) 难割赤子心 (14)

二、事在四方，要在中央 (23)

(一) 三件“帝王之具” (24)

(二) “法后王”和“人性恶” ... (33)

(三) 大权独揽与君相之争 (39)

(四) “不愉快”理论指导下的两项
“德政” (72)

三、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81)

(一) 从“以法为本”到不坐等“红
头文件” (82)

(二) 刑赏二柄与无法无天 (85)

四、君王南面，凤凰西来 (103)

(一) 蜘蛛和蜘蛛网 (104)

(二) 两千年前的“干部奖惩制度”
..... (110)

(三) 最早的中国文官律 (116)

(四) 诡谲万端的驭臣术 (123)

(五) 取缔“南郭处士” (128)

(六) 天下人才皆入秦 (133)

(七) 李斯是如何上“贼船”的？
..... (142)

五、重农固本，整齐划一 (157)

(一) 坚定的重农主义者 (158)

(二) 秦始皇的“上农”政策 ... (164)

(三) 打破“大锅饭”，分居又别财
..... (166)

(四) 抑商主义与治商设想 (173)

(五) “高足弟子”的大实践 (1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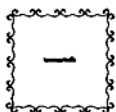
六、拔地黄钟，大音希声 (201)

(一) 假如秦始皇继续捧读《韩非

子》	(202)
(二) 师旷给晋平公弹亡国之音	(213)
(三) “绝顶聪明人”的犀利文笔	(218)

七、龙蛇之蛰，依然精神 (224)

(一) “黄老之学”与“挂羊头卖狗 肉”	(225)
(二) “无为”乃“有为”，“尊儒”实 “尊法”	(232)
(三) 闯入法家之室的新儒家 ...	(243)
(四) 拥抱科学的太阳	(250)



得鱼忘筌，孤愤难已

公元前233年（秦王政十四年）12月的一天。在北去秦都咸阳100余里的云阳县（在今陕西淳化县西北）城的一个监狱里。一个50来岁的清瘦汉子正在同一个狱吏争执着。

狱吏手中捧着一碗浊黄的酒，可怜巴巴的，面有难色。

汉子却胀红着脸，一副悲愤的样子，诘问他：

“我……我……我有啥罪，要喝这……这毒酒？”汉子说话很结巴，越结巴，便越脸红，越气愤得紧。

“这个，我们也不清楚，刚从京城赶着送来这东西，许是大王的意思吧！”狱吏不敢抬头看他，只是怯怯地回答道。

“我……我……我不信！为……为……为啥没有诏令？我……我要见大王！”汉子倔强地说。

“说是大王不让见。”狱吏支吾着。

“不……喝！”汉子眼中燃烧着怒火。

“这已是没法子的事了，先生。你让我怎么办呢？”狱卒似乎快要哭出来了。半晌，他终于轻轻地然而很清晰地说出了下面一番话，竟使这汉子气馁了。狱吏这样劝道：

“一个巢里难容两雄。这情形，先生不是很清楚么？当今之世，对有才之人，如果不用就杀掉，何必非讲明啥罪名不可呢？”

汉子仰天长叹了一口气，便从案几上拿过一管毛笔，随手在墙上题下一首诗来：

说难果难，孤愤何已？

五蠹未除，说林何取！

膏以香消，磨以脐死。

题罢，他将笔一扔，接过狱吏手中的毒酒，“咕嘟咕嘟”地一饮而尽……

狱吏见状，终于“哇——”地一声哭将出来。

室外，从黄土高原奔涌而下的西北风，卷起泾河九百里巨澜，发出呼天抢地的悲鸣。据当地人讲，原来泾河清清，性情温驯；经此一日，从此便浊浪滚滚，脾气暴烈了。

那么，这汉子是谁呢？

他就是先秦时期的最后一位大思想家、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约前280—前233年）。

他死后，留下了一部计55篇、20卷的不朽著作——《韩非子》，那里面全是治国驭臣平天下的深刻道理。凡有心（不论是雄心还是野心）干番事业的帝王将相，没有不读它的。

（一）空赍报国志

大约在公元前280年（周赧王三十五年，韩釐王十六年），韩非出生于韩国首都新郑（今属河南）的韩王宗室人家。及长，以公子称，赴楚国兰陵（今山东苍山县兰陵镇）拜著名思想家荀子（时人尊而号为“卿”）为师，与楚上蔡（今河南上蔡）人李斯同学。

韩非青少年时代，正当韩国风雨飘摇，岌岌可危之际。韩国的开国者，也是韩非的老祖宗韩景侯（名虔），本属晋国“六卿”之一。他和另外二卿赵、魏两家联手，先后消灭了范氏、中行氏、知氏，瓜分晋国，史称“三家分晋”。公元前403年，韩景侯所分得的晋地被周威烈王承认为诸侯国，建都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北），以后又相继迁都宜阳（今河南宜阳西）、阳翟（今河南禹县）。公元前375年，韩哀侯灭郑，又将韩都迁至原郑都——新郑。这时韩国领有今山西东南角和河南中部，东方有魏国威胁，西方受到强秦的虎视，南方紧邻不断开拓疆土的楚国，在三大强国的攻伐扩张中成为首当其冲的对象。

到了韩昭侯时以法家申不害为相，进行了某些改革，国力暂时有所加强。但申不害一死，韩国国运下滑的势头便不可挡，竟连年遭到周边大国的侵略吞噬，毫无还手之力，每日里只是战战兢兢地等待着亡国这一天的到来。

到了韩非青壮年时期，国家所面临的这种形势已是危如累卵了。公元前271—前269年，由魏入秦的客卿范雎（后出任秦相）帮助秦昭襄王制订出一份以“远交近攻”为谋略的统一天下的战略计划。计划的首要目标，就是先灭韩、魏，特别是最弱小的韩国。我们且来听听当时范雎与秦王是如何商定这计划的吧——

范雎：“现在韩、魏两国，地处中原，是天下的中心部位，大王如果打算称霸天下，就必须先亲近中原国家，把它们作为掌握天下的关键，以此威胁楚国、赵国。……秦、韩两国的地形，犬牙交错，简直就像交织的刺绣一样。秦国境内伸进韩国的土地，就如同树干中生了蛀虫，人身内患了心病一样。天下的形势没有变化就罢了，一旦发生变化，给秦国造成祸患的还有谁比韩国大呢？大王不如拢住韩国”。

秦王：“我本来就想拢住韩国的，可是韩国不听从，对它该怎么办才好？”

范雎：“韩国怎么能不听从呢？您进兵去攻荥阳，那么韩国由巩县通往成皋的道路被堵住；在北面切断太行山要道，那么上党的军队就不能南下。大王一旦发兵进攻荥县，那么韩国就会被分割成三块孤立的地区。韩国眼见必将灭亡，怎么能不听从呢？如果韩国服帖了，那么就可乘势盘算称霸的事业了”（参见《史记·范雎蔡泽列传》）。

这以后，秦国就在“远交近攻”方略指导下开始一步步蚕食韩国——

公元前265年，秦攻取少曲（今河南济原东北少水弯曲处）、高平（今济源南）。

公元前264年，秦白起攻取陝城（今山西曲沃东北）。

公元前263年，白起攻取太行山以南的南阳，韩与上党的交通阻断。

公元前262年，白起攻取野王（今河南沁阳），完全封锁韩与上党郡的交通线。上党守冯亭不愿降秦，以十七县之地附赵。赵军进驻上党。

公元前260年，秦急攻缙氏（今河南偃师东南），威逼荥阳。荥阳离韩都新郑不过百里之遥。夏四月，秦、赵爆发长平之战。为阻魏出手援赵，秦阴许将韩的垣雍（今河南原阳西）一带割让给魏。秋九月，长平之战结束，秦坑杀赵降卒40万。上党郡被并入秦国。

公元前256年，秦将军嫪毐攻取阳城（今河南登封东南）、负黍（今登封西南），韩兵4万全部阵亡。

公元前249年，秦蒙骜攻取成皋、荥阳。秦以韩地置三川郡（因境内有黄河、雒水、伊水而名），郡治荥阳。

公元前244年，蒙骜连取十三城。

.....

也就是在公元前244年，蒙骜攻韩，一口气连下十三城，韩国君臣们面面相觑，束手无策之际，韩非从兰陵学成归国。强烈的忧患意识和使命感以及报效祖国的赤子情怀驱使他从这一年起直至公元前234年，十年间几乎年年都向韩王上书，

大力吁请再来第二次申不害变法，抛弃以妥协求生存，以忍让而苟且的独木桥，去独立自主地走自己富国强兵的道路。

他在《饰邪》里要求韩国君臣紧急行动起来，整顿朝纲，刷新政治，明法禁，明赏刑，重能人，远小人。“赏刑明，则民尽死；民尽死，则兵强主尊”。

韩非在这篇文章中，对问题的分析是很深刻的，提出的意见也是切中要害的。但是，韩非的意见，从韩桓惠王到他的儿子、继任的韩王安，都听不进去；不仅听不进去，还要排斥、打击他。这使他感到极大的痛苦，更感到长此下去，国家完全没有振兴自立的希望了……然而，他还是努力去研究、探索救国中兴的良策，坚持着自己独立发展与繁荣祖国的正确主张。

他的这些上书和研究文章，以后被人们整理编成《韩非子》五十五篇。

大约在公元前237年至234年之间，他完成了著名的《难言》。在那里，他写道：

臣韩非并非不能说……可是我的推论虽然正确，君王未必会听；道理虽然完善，君王未必采用。大王如若不相信我说的这些，那事实却是进言者轻的被认为是诋毁诽谤，重的就遭到灾难甚至面临死亡。……因此君子进言实在困难啊！

从这些文字里，我们可以看出韩非子当时实在是空赍报国之志，却四处碰壁。他的心情，既悲愤，而又无可奈何。

（二）相见恨晚情

就在这时候，韩国的宿敌——秦国却看上了他，甚至想方设法地要将他弄到手。

公元前234年春，一个偶然的机会有，正在指挥秦国大军统一天下的秦王嬴政，在咸阳宫中读到了从韩国辗转来的一批散发着竹、墨清香的好文章——他多年没有读到这类的好文章了。这些文章中关于实行君主专制、建立中央集权国家的一系列论述，尤其是关于帝王驾驭臣下及人民的统治术的论述，深深地震撼着这位雄心勃勃的君主。一篇题为《孤愤》的文章这样写道：

通晓统治策略的人，必然识见高远并明察秋毫；不明秋毫，就不能发现隐私。能够推行法制的人，必须坚决果断并刚强正直；不刚强正直，就不能矫正邪恶。臣子遵循法令办理公事，按照法律履行职责，不叫“重臣”。所谓重臣，就是无视法令而独断专行，破坏法律来为私家牟利，损害国家来便利自家，势力能够控制君主，这才叫重臣……

当权的重臣独揽大权，那么外交和内政就要被他利用了。正因为如此，列侯诸国不依靠他，事情就得不到照应，所以实力相当的国家会给他唱颂歌；各级官吏不依靠他，成绩就得不到上报，所以各种

官吏会为他出力；君主的侍从官员不依靠他，就不能接近君主，所以他们为他隐瞒罪行；学士不依靠他，就会俸禄薄而待遇低，所以学士为他说好话。这四种帮凶是奸邪之臣用来掩饰自己的基础。重臣不能忠于君主而推荐自己的政敌，君主不能越过这四种帮凶来洞察他的臣下，所以君主越来越受蒙蔽，而重臣的权势越来越大。

所有的当权重臣对君主来说，很少不被信任和宠爱的，而且彼此又亲昵和熟悉。至于迎合君主的心理，投合君主的好恶，本来就是重臣得以进升的途径。他们官职大，爵位高，党羽又多，全国都为他们唱赞歌……

大国的祸害在于大臣权势太重，中小国家的祸害在于近臣太受宠信。这是君主的通病……

（译文据《白话韩非子》，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下同）

作者显然是怀着愤慨之情和势孤之感来论述法家与当权重臣的矛盾和斗争的。他揭示了在当时的韩国所存在的两种政治力量的尖锐对立：维护君权、要求法治的“智法之士”和结党营私、盗窃国柄的“当涂之人”有“不可两存之仇”。当涂之人专权蔽主，利用各种有利条件内外勾结、网罗党羽，采取公开杀戮和秘密处死的手段迫害法家人物，使他们无法得到君主的了解和信任，因而造成了“主上卑而大臣

重，主失势而臣得国”的严峻局面。作者怀着悲愤的心情，真实地描绘了韩国统治阶层中的法家人物向守旧势力进行斗争的艰难情景，提出了“烛私”、“矫奸”的强烈要求。

《孤愤》中所反映的极为激烈的政治斗争，在战国后期是具有典型意义的。吴起、商鞅等法家人物，虽然历尽艰难而进行改革，使国家强盛了，可奸佞之臣对他们的攻击和伤害却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如果君主一旦未能明辨，致使他们受到冤杀，最受损失的应当是君主自己。

《孤愤》使秦王政震惊。而另一篇题为《五蠹》的文章则更使他不能不一口气读下去：

……

儒家利用文献扰乱法纪，游说使用武力违犯禁令，而君主却都要加以礼待。这就是国家混乱的根源……

现在君主对于臣下的言论，喜欢悦耳动听而不管是否恰当；对于臣下的行事，仅欣赏他的名声而不责求做出成效。因此天下很多人说起话来总是花言巧语，却根本不切实用，结果弄得称颂先王、高谈仁义的人充满朝廷，而政局仍不免于混乱……

造成国家混乱的风气是：那些著书立说之人，称引先王之道来宣扬仁义道德；讲究仪容服饰而文饰巧辩言辞，用以扰乱当今的法令，从而动摇君主的决心。那些纵横家们，弄虚作假，招摇撞骗，借助

于国外势力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进而放弃了国家利益。那些游侠刺客，聚集党徒，标榜气节，以图显身扬名，结果触犯国家禁令。那些逃避兵役的人，大批依附权臣贵族，肆意行贿，而借助于重臣的请托，逃避从军作战的劳苦。那些工商业者，制造粗劣器具，积累奢侈资财，囤积居奇，待机出售，希图从农民身上，牟取暴利。上述这五种人，都是国家的蛀虫……

作者在《五蠹》中将“学者”（主要指儒家）、“言谈者”（纵横家）、“带剑者”（游侠）、“患御者”（逃避兵役的人）、“商工之民”（经营工商业的）称为“五蠹”。所谓“蠹”，即蛀虫。作者认为这五种人是法治的破坏者，如同是国家的蛀虫，君主应当加以清除。作者在这篇文章中，以历史进化的观点，认为不同的时代应当有不同的治国方法。他指责君主背离法治原则，尊重儒、侠，崇尚“贤”、“智”，造成“法之所非，君之所取，吏之所诛，上之所养”的是非颠倒的现象。他还批评君主听信“言谈者”的花言巧语，只从合纵、连横的策略中去寻找出路，而不致力于增强国力。他对“患御者”和“商工之民”的危害“耕战”也作了尖锐的批判，要求禁绝他们的活动。作者在这篇文章的最后指出：

君主如果不除掉这五种像蛀虫一样的人，不广罗刚直不阿的人，那么，天下即使出现破败沦亡的国家、地削名除的朝廷，也不足为怪了。

作者的这番警告，使秦王政心惊肉跳。他回顾秦国改革的历史、实行“耕战”之策的历史、逐步发展与扩张的历史，不得不承认作者的论述太为深刻了；它直言坦率却又一针见血。而在显然是同出一位作者之手的另外几篇文章里，那些关于君主权术手段的论述，更令秦王政惊奇无比。他看《爱臣》：

宠臣过于亲近，必然危及君身；臣子地位太高，必定取代君位；妻妾不分等级，必定危及嫡子。

他又看《主道》：

君主不要显露他的欲望，君主显露他的欲望，臣下将自我粉饰；君主不要显露他的意图，君主显露他的意图，臣下将自我伪装……君主原则在于不能被臣下看透，君主作用在于不能被臣下了解。

他再看《有度》：

严峻的法令是用来禁止犯罪、排除私欲的。严厉的刑法是用来贯彻法令、惩办臣下的。威势不能分置，权力不能分享。威势权力与别人分享，奸臣就会公然活动；法令不坚定，君主的行为就危险了。

他也看了《奸劫弑臣》：

所有奸臣都是想顺从君主的心意来取得亲近宠爱地位的。因此，君主喜欢的，奸臣就跟着吹捧；君主憎恨的，奸臣就跟着诋毁。

他还看了《备内》：